

# 贵港客家话“去”的功能及语言接触问题\*

林华勇 刘 玲

[提要] 广西贵港客家话的“去”具有多功能性,除作趋向动词外,还可作趋向补语、动相补语及句末助词。句末助词的用法可进一步三分。本文对句末助词“去”的多功能性进行测试式描写,并讨论“去”句末助词用法的区别与联系。贵港客家话句末助词“去”的多功能性,符合广西区域语言接触的特点,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汉语方言自身的演变因素。语法化和语言接触是两个维度的因素,但不一定相互排斥。

[关键词] “去” 多功能性 测试式描写 语法化 语言接触

##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多功能词的语法化及语言接触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广西是一个汉语方言(粤方言、客家话、平话、官话等)和壮语密切接触的语言区域,是研究语言接触及语言演变的理想场所。多语环境促进了词汇和语法成分在不同语言之间的扩散。

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关注汉语(主要是粤、闽方言)、壮语等语言句末助词“去”或  $\text{pai}^1$  的功能,其研究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壮语方面,韦庆稳、覃国生(1980)认为壮语  $\text{pai}^1$  “去”充当助词时,一般轻读,用于肯定句句末,表强调、催促、消失义;谢建猷(1994)指出,壮语陆西话  $\text{taŋ}^{31} \dots \text{pui}^{214}$  “到…去”句式表示某种行为、动作持续进行的趋向;欧阳觉亚(1995)认为壮语  $\text{pai}^1$  可用在某些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结果或趋向;张均如等(1999)进一步指出,当壮语  $\text{pai}^1$  跟在动词后或位于句末时,可看作语气词,表祈使语气。汉语方面,陈泽平(1992)认为福州话“去”充当助词时,用在动词性词语之后,表示状态变化的完成;陈垂民(1993)则将闽南话位于句末的“去”视为语气助词,表意外遭受义;林亦、覃凤余(2008)注意到,南宁粤方言“去”充当事态助词时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是强调事件的结果或状态达到的程度;二是表达祈使语气。这一阶段的壮、汉语研究,都已注意到“去”充当助词有不同的功能,但未细分句末助词“去”的语法功能,也未提及它的语法化路径,未详细论证其在语言接触中的扩散过程。

第二阶段,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对句末助词“去”的研究逐渐加深。林华勇、郭必之(2010)认为广东廉江粤方言位于句末的“去”为语气助词,表加强语气,同时也具备传信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粤方言句末助词‘三域’研究(19YJA740032)”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14ZDB103)”的支持。初稿曾在“第七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西安 2019.10.26-27)和“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 2018-2019 学术年会”(广州 2019.11.8-11)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的宝贵意见。

功能。覃东生(2012)把广西宾阳平话跟在VC结构后的“去”称为“事态发展助词”,把位于根句句末的“去”称为“程度感叹助词”。这两篇文章对“去”的功能进行了详细分类,并构拟其语法化路径。郭必之(2014)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描写南宁粤方言、宾阳平话、武鸣壮语“去”的语法功能,认为“去”义语素“程度、使令事态助词”功能的产生,是与当地壮语的接触所致,属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语法化模式为语法复制。覃东生、覃凤余(2015)从区域语言学视角出发,描写广西汉语方言(粤方言、官话、平话、客家话)与壮语“去”义语素的句法功能,同时将壮语与傣语、临高话、泰语、老挝语进行比较,认为广西汉语方言“去”和壮语pai<sup>1</sup>表“使成、程度”的事态助词用法,是境内外台语共享的一项区域特征,广西汉语方言“去”的两种事态助词用法源自壮语。该阶段的研究对广西语言(方言)句末“去”义语素的性质归纳逐渐趋同,认为其是“事态助词”。但是,关于“去”的语法化路径仍存在不同的观点:郭必之(2014)提出程度事态助词“去”由趋向动词语法化而来,使令事态助词“去”由动相补语语法化而来;覃东生、覃凤余(2015)则认为“去”经历了“趋向补语>使成事态助词>程度事态助词”的语法化过程。

以上研究仍未解决基础性的问题:句末助词“去”作为“使令事态助词”和“程度事态助词”,存在哪些句法语义差异?“去”除了充当事态助词外,还有无其他功能?本文对贵港客家话<sup>①</sup>句末助词“去[si<sup>551</sup>]”的功能进行描写,在此基础上结合壮语、粤方言、闽方言句末“去”义语素的功能,探讨贵港客家话句末助词“去”的来源问题,重构其演变途径。

## 二 “去”的多功能性

### (一)“去”的实义用法

#### 1. 趋向动词

贵港客家话“去”的基本功能是作趋向动词。例如:

- (1) 你去,佢啊去。(你去,他也去。)
- (2) 今日去超市买东西。(今天去超市买东西。)
- (3) 大哥系自家去美国有?(大哥是自己去美国吗?)

“去”可表“前往、到往”义,如例(1)(2);后接处所名词宾语时,表示位移至目的地,如例(3)。

#### 2. 趋向补语

“去”作趋向补语时,在语义上与“来”相对。例如:

- (4) 佢又跑去广州。(他又跑去广州。)**【人,移位】**
- (5) 我嘅手机着佢借去咧。(我的手机被他借走了。)**【物,移位】**

郭必之(2014)将例(4)中的“去”视为目标格介词,本文处理成补语。

#### 3. 动相补语(“消失”义补语)

动相补语表示动作的“相(phase)”,而不是表示动作的结果。例如(赵元任 1979:208):

- (6) 佢半只月噉使去十万文纸。(他半个月居然花掉十万块钱。)

贵港客家话“去”充当动相补语时,常出现在“V得去”结构中。例如:

<sup>①</sup> 廉江粤方言为本文第一作者的母语,贵港客家话为第二作者的母语。文中这两种语料为作者提供。

- (7) a. 件衫噉好看, 规定卖得去。(这件衣服这么好看, 肯定卖得掉。)  
b. 件衫噉难看, 规定冇卖得去。(这件衣服这么难看, 肯定卖不掉。)

更常见的动相补语是“开[hoi<sup>35</sup>]”。例如:

- (8) 今日我卖开两斤菜。(今天我卖掉两斤菜。)  
(9) 只茶杯缺开只口, 丢开佢。(这个茶杯缺了个口, 丢了它。)

(二)“去”的句末助词用法

1. 表“去除义实现”的事态助词(“去<sub>1</sub>”)

此类“去”用在句末, 要求谓语是动结式, 表示说话人企望动作结果或状态的实现, 本文称为“去<sub>1</sub>”。林亦、覃凤余(2008:340)把这类“去”称为表祈使语气的“事态助词”; 覃东生(2012)称之为“事态发展助词”; 郭必之(2014)注意到此类“去”用于VC(O)之后, 进一步称之为“使令事态助词”。可见, “去<sub>1</sub>”常出现在祈使句句末。

贵港客家话中, “去<sub>1</sub>”所在的句子不一定是祈使句, “去<sub>1</sub>”不表祈使语气; 再者, 若因出现在动结式后而分析为表“使令”或“使成”, 则不能与同样出现在动结式后的“来”相区分。“去<sub>1</sub>”表去除义或消失义的实现, “来”表呈现义的实现<sup>①</sup>。本文将“去<sub>1</sub>”称为表“去除义实现”的事态助词。例如:

- (10) a. 洗净条大路去<sub>1</sub>/来!(把这条马路洗干净!)  
b. 洗净条大路。(洗干净这条马路。)  
(11) a. 明昼日你洗伶俐啲衫去<sub>1</sub>/来!(明天你把这些衣服洗干净!)  
b. 明昼日你洗伶俐啲衫。(明天你把这些衣服洗干净。)  
(12) a. 你扫伶俐啲地去<sub>1</sub>/来, 等下有客人来。(你把地扫干净, 等会有客人来。)  
b. 你扫伶俐啲地, 等下有客人来。(你把地扫干净, 等会有客人来。)  
(13) a. 剪断条索去<sub>1</sub>, 得有?(把这条绳子剪断, 行吗?)  
b. 剪断条索, 得有?(剪断这条绳子, 行吗?)  
(14) a. 草多多, 拔齐去<sub>1</sub>系有可能嘅。(草太多了, 拔完是不可能的。)  
b. 草多多, 拔齐系有可能嘅。(草太多了, 拔完是不可能的。)  
(15) a. 系讲你收齐啲包粟去<sub>1</sub>, 俚分十文纸你。(如果你收完这些玉米, 我给你十块钱。)  
b. 系讲你收齐啲包粟, 俚分十文纸你。(如果你收完这些玉米, 我给你十块钱。)  
(16) a. 冇写齐啲作业去<sub>1</sub>你想留到几时?(不把这些作业写完你想留到什么时候?)  
b. 冇写齐啲作业你想留到几时?(不把这些作业写完你想留到什么时候?)  
(17) a. 参<sup>3</sup>日阿妈喊我吃齐一大盆饭去<sub>1</sub>, 俚冇食得齐。(昨天妈妈叫我把一盆饭吃完, 我吃不完。)  
b. 参<sup>3</sup>日阿妈喊我吃齐一大盆饭, 俚冇食得齐。(昨天妈妈叫我吃完一盆饭, 我吃不完。)

“去<sub>1</sub>”可出现在非现实句中, 如例(10)-(16)的a句, 对话的时候, “马路/衣服没洗干净, 地没扫干净, 绳子没剪断, 草没拔完, 玉米没收完, 作业没写完”; 也可出现在现实句中, 如例(17a), 用于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

<sup>①</sup> 贵港客家话“来/去”均有表示意愿实现的用法, 可出现在“VC(O)”结构之后, 二者句法位置相同, 但对补语的选择不同, 有所分工。可以互换的例子限于“V(部分动作动词如洗、扫、捡等)+C(伶俐/净)”这一述补结构, 如例(10)-(12)。“来”的用法较为复杂, 本文不作讨论。

例(10)-(17)中, a句含“去<sub>1</sub>”, b句省略“去<sub>1</sub>”, 不再强调说话人主观意愿的实现, 相对较为客观。“去<sub>1</sub>”可用于小句句末, 如例(13a), 说话人希望“绳子被剪断”这一结果的出现; 也可用于主语小句句末, 如例(14a), 而例(14b)省略“去<sub>1</sub>”, 只表客观陈述“草太多, 拔完不可能”的事实推断, 并不强调说话人希望“拔完草(把草拔完)”这一主观意愿的实现; 还可出现在宾语小句句末, 如例(17a)表示“阿妈”期待“吃齐一大盆饭”这一结果的实现, (17b)不表主观意愿的实现, 而只是客观描述。

“去<sub>1</sub>”可用于陈述句, 陈述施事者的某种想法、意愿, 如例(12a)(14a); 也可用于反问句, 如例(16a)。例(16a)的反话语气不是“去<sub>1</sub>”带来的, “去<sub>1</sub>”只管到“冇写齐响作业”, 表示主观意愿的实现; (16b)无“去<sub>1</sub>”, 既能理解为一般疑问句, 也能理解为反问句。

有一点需注意, 句子表否定性意愿时, 仅限于禁止性否定词“□[muk<sup>5</sup>]‘别、不要’”与“去<sub>1</sub>”共现, 不能使用否定词“冇‘不’”“□[men<sup>212</sup>]‘未曾’”。例如:

(18) a. 你食齐响饭去<sub>1</sub>。(你把这些饭吃完。)

b. 你□[muk<sup>5</sup>]食齐响饭去<sub>1</sub>。(你别把这些饭吃完。)

## 2. 表“反预期”的事态助词(“去<sub>2</sub>”)

据吴福祥(2004), 反预期有三种情形: 与听话人预期相反、与说话人预期相反、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相反。贵港客家话此类“去”置于句末, 强调(已实现的)事件的结果或状态令说话人感到意外, 与说话人预期相关。林亦、覃凤余(2008:339)将这类“去”视为“事态助词”, 覃东生(2012)称为“程度感叹助词”, 郭必之(2014)看作“程度事态助词”。

在贵港客家话中, 以下例句不一定是感叹句, 且所谓“程度”是句义表现出来的, 并不能概括为“去”的用法或功能。我们把这类用法的“去”视为表“反预期”的事态助词, 称为“去<sub>2</sub>”。“去<sub>2</sub>”充当反预期事态助词时, 常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 动词前出现被动(遭受)标记“着”。例如:

(19) 佢着狗咬倒去<sub>2</sub>!(他(居然)被狗咬了!)

(20) 做麻介行得好好的着跌跤去<sub>2</sub>? (怎么走得好好的(居然)摔了一跤?)

例(19)(20)删去“去<sub>2</sub>”也能成句, 不过删去后“居然”义消失, 不表反预期。

第二, 程度远超说话者的预期时, 常用“V/A+倒+NP/VP+去<sub>2</sub>”结构。例如:

(21) 前几摆模拟考佢正考得二十几名, 今年高考佢考倒北京大学去<sub>2</sub>!<sup>①</sup>(前几次模拟考试他只考了二十几名, 今年高考他(居然)考上了北京大学!)

(22) 医生讲打针不疼, 佢痛倒眼水都飏出来去<sub>2</sub>!(医生说打针不疼, 但我(居然)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例(22)中的“去<sub>2</sub>”跟在程度补语“眼水都飏出来”之后, 作为表反预期的事态助词, 可出现在趋向补语后, 已高度语法化。

第三, 两相比较, 超出说话者的预期, 常用“A+过+NP+去<sub>2</sub>”结构。例如:

(23) 几只月有见, 你嘅工资多过我嘅去<sub>2</sub>!(几个月不见, 你的工资(居然)比我的多!)

(24) 番薯地低背, 草多过番薯苗去<sub>2</sub>。(红薯地里, 草(居然)比红薯藤多。)

第四, 跟在数量短语后, 表出乎意料的语气。例如:

<sup>①</sup> 本文讨论的“反预期”指超出说话人的预期。当已发生的现实事件达不到说话人的预期时, 不能用“去<sub>2</sub>”, 只能用“□[iau<sup>35</sup>]”。例如: 前几摆模拟考佢都考得第一名, 大家都讲佢考得上北大, 今年高考佢(正)考得二本□[iau<sup>35</sup>]!(前几次模拟考试他都考得第一名, 大家都说他考上北大, 今年高考他才考得二本!)

(25) 买一盒感冒药, 要一百文纸去<sub>2</sub>。(买一盒感冒药, (居然) 要一百块钱。)

(26) 你□[muk<sup>5</sup>]看只猪仔冇大, 佢有五十斤去<sub>2</sub>。(你别看这只小猪不大, 它(居然) 有五十斤。)

“去<sub>2</sub>”只能出现在现实句中。反预期副词“噉(居然)”能与“去<sub>2</sub>”搭配使用, 二者共现时, 整个句子反预期语气更为强烈。试比较:

- (27) a. 佢噉着狗咬倒去<sub>2</sub>!(他居然被狗咬了!)  
b. 佢着狗咬倒去<sub>2</sub>!(他(居然)被狗咬了!)  
c. 佢着狗咬倒。(他被狗咬了。)

### 3. 表“加强消极语气”的语气助词(“去<sub>3</sub>”)

这类“去”只出现在根句句末, 表“加强消极语气”, 记为“去<sub>3</sub>”。例如:

- (28) a. 你冇听话, □[kuk<sup>5</sup>]死佢去<sub>3</sub>!(你不听话, 气死我了!)  
b. 你冇听话, □[kuk<sup>5</sup>]死佢咧。(你不听话, 气死我了。)

例(28a)表明“去<sub>3</sub>”事态助词的功能变弱, 偏向用于消极事件、场合, 此时补语仅限于“死”。例(28b)根句末的“咧”可出现在“去<sub>3</sub>”的位置, 但与(28a)相比, 少了强烈的不满及消极义。

此外, “去<sub>3</sub>”常出现在极性述补结构“A到死”之后, 但不用于“V到死”后面。例如:

- (29) a. 今日热到死去<sub>3</sub>!(今天非常热!)  
b. 今下生意难做到死去<sub>3</sub>!(现在生意非常难做!)  
(30) \*今年卖衫裤赚到死去<sub>3</sub>!( \*今年卖衣服非常赚钱!)

例(29)主要传达“去<sub>3</sub>”前的信息。省略“去<sub>3</sub>”, 句子也表高程度; 带上“去<sub>3</sub>”, 有加强消极语气的作用。再如:

- (31) 到冬哈尔滨听讲冷到死去<sub>3</sub>!(哈尔滨的冬天听说非常冷!)  
(32) 几日冇洗头, 阿芳嘅头发油到死去<sub>3</sub>!(几天不洗头, 阿芳的头发非常油!)  
(33) 佢懒/毒到死去<sub>3</sub>!(他非常懒/坏!)

“A到死”结构中, A为消极义形容词, 积极义的形容词一般不能进入。例如:

- (34) a. 今日天气冇冷冇热, 舒服到死!(今天天气不冷不热, 舒服得很!)  
b. \*今日天气冇冷冇热, 舒服到死去<sub>3</sub>!  
(35) a. 阿明退休开到处去撩, 好到死!(阿明退休了到处去玩, 好得很!)  
b. \*阿明退休开到处去撩, 好到死去<sub>3</sub>!

如果A为积极义形容词, 句子则带有反讽意味。试比较:

- (36) a. 你看佢样样工都有使做, 舒服到死去<sub>3</sub>!(你看他什么活都不用干, 舒服得很呢!)  
b. 你看佢样样都有使做, 舒服到死!(你看他什么都不用做, 舒服得很!)

例(36a)有反讽的意味, (36b)则没有。

### (三) 句末助词“去”的句法差异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贵港客家话句末助词“去”的功能细分为3种。那么, 它们之间的句法语义功能有何差异? 对句类的选择有何不同? 在现实性与非现实性方面的表现如何? 我们从以下6个方面来讨论这些问题。

#### 1. 能否用“来”或“佢”替换

“去<sub>1</sub>”有时可用“来”或“佢”替换, “去<sub>2</sub>、去<sub>3</sub>”不可以。例如:

- (37) 洗净条大路去<sub>1</sub>/来/佢! (把这条马路洗干净!)
- (38) 佢(噉)着狗咬开几摆去<sub>2</sub>/\*来/\*佢! (他(居然)被狗咬了几次!)
- (39) 你□[kuk<sup>5</sup>]死佢去<sub>3</sub>/\*来/\*佢! (你把我气死了!)
- “来”也可以充当事态助词,“佢”为句末处置标记。

## 2. 对现实、非现实句的选择差异

“去<sub>1</sub>”多见于非现实句,也可以用于现实句。“去<sub>2</sub>、去<sub>3</sub>”只能用于现实句。例如:

- (40) a. 参<sup>3</sup>日佢喊我洗伶俐的衫裤去<sub>1</sub>。(昨天他叫我把这些衣服洗干净。)
- b. 佢喊我洗伶俐的衫裤去<sub>1</sub>。(他叫我把这些衣服洗干净。)
- (41) a. 佢着狗咬开几摆去<sub>2</sub>! (他(居然)被狗咬了几次!)
- b. \*明朝日佢着狗咬开几摆去<sub>2</sub>! (\*明天他居然被狗咬了几次!)
- (42) a. 今日热到死去<sub>3</sub>! (今天热死了!)
- b. \*明朝日热到死去<sub>3</sub>! (\*明天热死了!)

例(40) - (42)中, a为现实句, b为非现实句。

## 3. 对句类的选择差异

“去<sub>1</sub>”可用于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句。例如:

- (43) 泥沙多多, 铲齐去<sub>1</sub>系有可能嘅。(泥沙太多了, 铲完是不可能的。)**【陈述】**
- (44) 食齐饭去<sub>1</sub>! (把饭吃完!)**【祈使】**
- (45) 俤人食齐镬头嘅饭去<sub>1</sub>? (谁把锅里的饭吃完了?)**【疑问】**
- (46) 冇写齐作业你想留到几时去<sub>1</sub>? (不写完作业你想留到什么时候?)**【疑问, 反诘】**

“去<sub>2</sub>”只能用于感叹句与疑问句, 而“去<sub>3</sub>”只用于感叹句。例如:

- (47) a. 佢着狗咬倒去<sub>2</sub>! (他(居然)被狗咬了!)**【感叹】**
- b. 佢冇听话, □[kuk<sup>5</sup>]死佢去<sub>3</sub>! (他不听话, 气死我了!)**【感叹】**
- (48) a. 做麻介着狗咬倒去<sub>2</sub>? (怎么(居然)被狗咬了?)**【疑问】**
- b. \*你做麻介爱□[kuk<sup>5</sup>]死佢去<sub>3</sub>? (\*你为什么要把他气死?)**【疑问】**
- (49) \*食齐饭去<sub>2</sub>/去<sub>3</sub>! (\*把饭吃完!)**【祈使】**
- (50) \*你嘅工资多过我嘅去<sub>2</sub>/去<sub>3</sub>。(你的工资比我的多。)**【陈述】**

## 4. 能否用于小句句末

“去<sub>3</sub>”不能用于小句句末, “去<sub>1</sub>、去<sub>2</sub>”可以, 说明“去<sub>3</sub>”已发展为语气助词。例如:

- (51) 你想□[kuk<sup>5</sup>]死佢去<sub>1</sub>/\*去<sub>3</sub>, 系冇? (你想把我气死, 是吗?)
- (52) 佢着狗咬开几摆去<sub>2</sub>/\*去<sub>3</sub>, 你知冇? (他(居然)被狗咬了几次, 你知道吗?)

## 5. 能否与“咧(了<sub>2</sub>)”连用

“去<sub>1</sub>”能与“咧(了<sub>2</sub>)”连用, “去<sub>2</sub>、去<sub>3</sub>”不能。这说明“去<sub>1</sub>”的意义相对而言较为实在, 还没有高度语法化为语气助词。例如:

- (53) 俤人使齐墨水去<sub>1</sub>咧? (谁把墨水用完了?)
- (54) \*佢着狗咬倒去<sub>2</sub>咧。(他居然被狗咬了。)
- (55) \*你□[kuk<sup>5</sup>]死佢去<sub>3</sub>咧。(你把我气死了。)

## 6. 能否出现于“VP去□[men<sup>212</sup>]?”

只有“去<sub>1</sub>”能出现在反复问“VP去□[men<sup>212</sup>]?”中。例如:

- (56) 使齐墨水去<sub>1</sub>□[men<sup>212</sup>]?(把墨水用完没?)

(57) \*眼水都飏出来去<sub>2</sub>□[men<sup>212</sup>]？ (\*眼泪溅出来了吗？)

(58) \*□[kuk<sup>5</sup>]死佢去<sub>3</sub>□[men<sup>212</sup>]？ (\*气死他了吗？)

综上所述，贵港客家话的句末助词“去”存在句法语义差异，应细分其功能。

### 三 “去”的语法化途径

#### (一) “去<sub>1-3</sub>”的语义联系

贵港客家话句末的“去<sub>1-3</sub>”句法表现形式不同，但语义上存在一定联系。例如：

(59) 佢食齐啲饭去<sub>1</sub>/去<sub>2</sub>。(他要把饭吃完。/他(居然)把饭吃完了。)

(60) 佢行先着铁钉□[tuk<sup>3</sup>]倒，痛倒眼水都飏出来去<sub>2</sub>！(我刚才被铁钉扎到，(居然)疼得眼泪都飏出来！)

例(59)有歧义：一是说话者陈述“要把饭吃完”的意愿，为未然事件，句末为“去<sub>1</sub>”；二是“他已经把饭吃完”这一已然事件，出乎说话者的预期，句末为“去<sub>2</sub>”。“去<sub>1</sub>”表示“去除”义的实现事态，谓语具有明显的“去除”义；“去<sub>2</sub>”表示言者对事态实现的主观判断超出预期。“去<sub>1</sub>”和“去<sub>2</sub>”语义上具有一定的联系：都是表事态的实现，但“去<sub>1</sub>”跟谓语句义的关系更为密切，“去<sub>2</sub>”跟言者的主观判断更为密切。例(60)的谓语“飏出来”为呈现义，而非去除义，句末“去”只能解读为“去<sub>2</sub>”，不能解读为“去<sub>1</sub>”。因此，相较于“去<sub>1</sub>”，“去<sub>2</sub>”主观化、语法化的程度更高，即“去<sub>1</sub>>去<sub>2</sub>”。

(61) a. 条索着老鼠咬断去<sub>2</sub>！(这条绳子(居然)被老鼠咬断了！)

b. 累死去<sub>2</sub>/去<sub>3</sub>！((居然)累死了！/累死了！)

c. 分刀割倒，痛死佢去<sub>3</sub>！(被刀割到，疼死我了！)

“去<sub>2</sub>”表反预期，带有出乎意料的语气，如例(61a)。当性质形容词后只出现补语“死”的时候，如例(61b)(61c)，根句句末的“去<sub>3</sub>”进一步虚化，只能充当语气助词，功能是加强消极语气。例(61b)有两个意思：一是“居然累死了”，是真的死了，为“去<sub>2</sub>”；二是“太累了”，不是真的死了，为“去<sub>3</sub>”。此时，事态助词“去<sub>2</sub>”向语气助词“去<sub>3</sub>”进一步演变，即：去<sub>2</sub>>去<sub>3</sub>。“去<sub>1</sub>”和“去<sub>2</sub>”、“去<sub>2</sub>”和“去<sub>3</sub>”之间的演变是渐进的，存在桥梁语境，为重新分析，不是歧义陷阱。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贵港客家话句末助词“去”的语法化路径为：去<sub>1</sub>>去<sub>2</sub>>去<sub>3</sub>。

郭必之(2014)发现，南宁粤方言、宾阳平话、武鸣壮语等普遍存在一种歧义结构，并据此判断“去”的(程度)事态助词功能，是由“趋向动词”语法化而来的，从而构拟出其语法化途径，即：趋向动词>程度事态助词。例如南宁粤方言：

(62) 今物有乜嘢重要嘅事，穿西装去？(两解：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穿西装去(出席)？||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要穿西装？)(郭必之 2014)

例(62)中的“去”，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趋向动词，“穿西装去”为连动式“VP<sub>1</sub>+去<sub>动词</sub>”；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程度事态助词”，“穿西装去”所表达的是“穿西装这样隆重的程度”，其格式为“VP 去<sub>助词</sub>”。

从语法化的语义接近原则看，趋向动词与表“程度”的事态助词的语义距离过大，中间应该还有过渡的阶段。虽然句法上为歧义结构，但并非所有歧义结构都可以视为“桥梁语境”，重构语法化途径时，应警惕“歧义陷阱”。歧义不一定是重新分析，可能只是句法位置上的

巧合,但语义上相差较远。例如南宁粤方言:

(63) a. 臭多,苍蝇都飞来去。(太臭,苍蝇都飞来了。)(林亦、覃凤余 2008:339)

b. 落水落到心烦去。(下雨下得使人心烦。)(郭必之 2014)

例(62)(63)句末的“去”原文均归属“程度事态助词”(本文为“去<sub>2</sub>”)一类,但只有(62)中的“去”可作趋向义解,而(63)两句的“去”都不作趋向义解。也就是说,(62)的歧义纯属巧合。

与郭必之(2014)的看法不同,覃东生、覃凤余(2015)指出,广西境内汉语方言句末助词“去”的语法化路径为:趋向补语>使成事态助词>程度事态助词。这与我们的观点相似。贵港客家话句末助词“去”有不同的功能。其中,“去<sub>1</sub>”“去<sub>2</sub>”都是事态助词,“去<sub>1</sub>”重点表“消失、去除”义的实现,“去<sub>2</sub>”重点表“反预期”;“去<sub>3</sub>”为“加强消极义”的语气助词,强调说话者并不希望类似的事件发生。三者语义上有相关性,与位移/趋向动词“去”的语义相距较远。

马庆株(1997)曾提出,普通话的“来”“去”分别表示动作与说话人的关系,是表示主观范畴的形式手段,用“来”或“去”,跟主观态度和感知有关。李明(2004)也有类似的观察,认为动词后的“来”可以表示结果可见、可感知,或者说说话人所企望;而“去”表结果不可见、不可感知,或说话人不愿见到。据此,本文构拟贵港客家话“去”的语法化路径为:趋向动词>动相补语>去<sub>1</sub>>去<sub>2</sub>>去<sub>3</sub>。

## (二)句末助词“去”的来源

贵港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境内通行客家话、粤方言及壮语,语言接触频繁,会说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方言)的人很多。我们先来看贵港粤方言、壮语句末“去”义语素的功能(下文贵港粤方言简称“GY”,贵港壮语简称“GZ”<sup>①</sup>)。

### 1. 粤方言、壮语“去”义语素的实义用法

#### 1) 趋向动词

(64) GY: 你去阿奶屋里睇睇。(你去奶奶家看看。)

(65) GZ: kou<sup>1</sup>pai<sup>1</sup>kua<sup>5</sup>ram<sup>2</sup>te<sup>1</sup>. 我去过他家。

我 去 过 家 他

#### 2) 趋向补语

(66) GY: 佢要爬到树顶上高去。(他要爬到树顶。)

(67) GZ: tan<sup>3</sup>ɲwan<sup>2</sup>ron<sup>2</sup>lon<sup>3</sup>pai<sup>1</sup>lou<sup>3</sup>. 太阳下山了。

太阳 下 山 去 了

#### 3) 动相补语(“消失”义补语)

贵港粤方言“去”也有动相补语用法,但不常见,动相补语常用“开”。壮语pai<sup>1</sup>的动相补语功能较为典型。作动相补语时,趋向义弱化,表示较为抽象的“消失”义。例如:

<sup>①</sup> 本文的讨论对象为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的粤方言和港城街道的壮语。语料皆为笔者调查所得。粤方言发音合作人信息如下:HYQ,男,32岁,本科学历,19岁后外出读书,大学毕业后回到贵港工作;LWW,男,31岁,本科学历,19岁后外出读书,大学毕业后回到贵港工作;LW,男,59岁,本科学历,长期在贵港生活。壮语发音合作人信息如下:WGA,男,30岁,专科学历,18岁后外出读书,毕业后回到贵港工作;HJZ,男,31岁,初中学历,长期在贵港生活;NJQ,男,60岁,中专学历,长期在贵港生活。



- (68) GY: a. 件衫样好睇, 肯定卖得去。(这件衣服这么好看, 肯定卖得掉。)  
 b. 只茶杯缺开只口。(这个茶杯缺了个口。)

(69) GZ: ta<sup>6</sup>kou<sup>1</sup>kun<sup>1</sup>pai<sup>1</sup>lou<sup>6</sup>to:ŋ<sup>1</sup>nan<sup>1</sup>lou<sup>8</sup>ta:u<sup>2</sup>. 我姐姐吃掉了两个桃子。  
 姐 我 吃 去 了 两 个 子 桃

2. 粤方言、壮语“去”义语素的句末助词用法

1) 表“去除义实现”的事态助词(“去<sub>1</sub>”)

- (70) GY: a. 屋里热多, 脱开件衫去。(屋里太热了, 把外套脱掉。)  
 b. 饭太多了, 喫齐去系有可能个。(饭太多了, 吃完是不可能的。)

(71) GZ: a. kun<sup>1</sup>tsai<sup>3</sup>ti<sup>7</sup>prak<sup>7</sup>ei<sup>3</sup>pai<sup>1</sup>. 把这些菜吃完。  
 吃 完 些 菜 这 去

b. prak<sup>7</sup>ta:i<sup>5</sup>lo:i<sup>3</sup>lou<sup>6</sup>, kun<sup>1</sup>tsai<sup>3</sup>pai<sup>1</sup>ji<sup>1</sup>ko<sup>6</sup>na:ŋ<sup>3</sup>ou<sup>2</sup>.  
 菜 太 多 了 吃 完 去 不 可 能 语气词  
 菜太多了, 吃完是不可能的。

2) 表“反预期”的事态助词(“去<sub>2</sub>”)

(72) GY: 佢个工资比我多两万文纸去!(他的工资(居然)比我的多两万块!)

(73) GZ: nu:ŋ<sup>6</sup>muŋ<sup>2</sup>foŋ<sup>6</sup>kon<sup>1</sup>pei<sup>3</sup>tu<sup>2</sup>muŋ<sup>2</sup>huŋ<sup>1</sup>pai<sup>1</sup>nau<sup>3</sup>?  
 妹 你 房 间 比 的 你 大 去 吗

你妹妹的房间(居然)比你的大吗?

3) 表“加强消极语气”的语气助词(“去<sub>3</sub>”)

(74) GY: 佢两个月麻洗身, 臭到发瘟去!(他两个月不洗澡, 臭到(令人)发疯。)

(75) GZ: te<sup>1</sup>ji<sup>1</sup>tiŋ<sup>4</sup>wa<sup>6</sup>ou<sup>4</sup>, kok<sup>7</sup>to:i<sup>9</sup>kou<sup>1</sup>pai<sup>1</sup>. 他不听话, 把我气死了!

他 不 听 话 助词 气 死 我 去

4) 完整体标记

贵港壮语的pai<sup>1</sup>有完整体标记功能, 而贵港粤方言、客家话“去”义语素则无此用法。这时, pai<sup>1</sup>主要出现在动词或述补结构后, 与普通话的“了<sub>1</sub>”相类。例如:

(76) GZ: a. te<sup>1</sup>tuk<sup>8</sup>ma<sup>1</sup>hap<sup>8</sup>pai<sup>1</sup>to:ŋ<sup>1</sup>le:n<sup>1</sup>. 他被狗咬了两次。

他 被 狗 咬 去 两 次

b. ko<sup>1</sup>ku<sup>6</sup>fai<sup>4</sup>ei<sup>3</sup>tuk<sup>8</sup>lam<sup>3</sup>rak<sup>7</sup>pai<sup>1</sup>lou<sup>6</sup>. 这棵树被砍断了。

棵 树 这 被 砍 断 去 了

例(76a)受事成分并没有因动作hap<sup>8</sup>“咬”的实现而减少或去除, 此处主要是标示动作的实现和完整性; (76b)的pai<sup>1</sup>出现在述补结构后, 是成熟的体貌标记。

综上, 贵港客家话、粤方言及壮语“去/pai<sup>1</sup>”的多功能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去/pai<sup>1</sup>”在贵港汉语方言和壮语中的多功能模式

| 语言(方言) | 趋向动词 | 趋向补语 | 动相补语            | 去除义实现 | 反预期 | 加强消极语气 | 完整体 |
|--------|------|------|-----------------|-------|-----|--------|-----|
| 客家话    | +    | +    | +               | +     | +   | +      | -   |
| 粤方言    | +    | +    | +               | +     | +   | +      | -   |
| 壮语     | +    | +    | ++ <sup>①</sup> | +     | +   | +      | +   |

① “++”表示与其他语言(方言)相比, 壮语动相补语的功能较为显赫。

从表1可见,贵港客家话、粤方言和壮语“去”义语素的7种功能,除客家话、粤方言缺少完整用法,以及两种汉语方言的动相补语用法不大常见外,其他用法高度平行。贵港汉语(客家话、粤方言)与当地壮语接触频繁,那么,其句末助词“去”的功能是由接触所致,还是语言系统内部自身演变而产生的?

覃东生、覃凤余(2015)认为,广西南宁、石南粤方言“去”一是用于动结式后,表通过动作使事态向结果补语的状态发展,称之为“使成事态助词”(大致相当于本文的“去<sub>1</sub>”);一是用于小句后,强调事件的结果或状态达到极深或出人意料的程度,称之为“程度事态助词”(大致相当于本文的“去<sub>2</sub>”和“去<sub>3</sub>”)。覃文强调“去”的这两种用法在广西以外的汉语方言中“罕见”,其产生是与当地壮语接触所致。壮语pai<sup>1</sup>比汉语方言“去”多了一个完整体标记的用法,覃文据此推断,广西汉语方言句末助词“去”表使成与程度事态助词的功能,是与壮语接触所致,其机制属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中的“语法复制”。但事实上广西以外的粤、闽等汉语方言及近代汉语也有句末助词“去”的用法,其实并不“罕见”。例(77)尝试比较汉语方言中“使成事态助词(a句)”和“程度事态助词(b句)”的用法:

(77) 南宁粤方言:

- a. 冇知系边个拗断莞树去晒哦。(不知道是谁把这棵树折断了。)(覃东生、覃凤余 2015:68)
- b. 痛得我眼泪水都飏出来去。(疼得眼泪都溅出来了。)(林亦、覃凤余 2008:39)

廉江粤方言:

- a. □[en<sup>25</sup>]慢啲,菜就畀人家食了去啲。(再慢点儿,菜就给人吃光了。)
- b. 臭崩天去!(臭死了!)

潮州闽方言(中山大学博士生洪妍惠告):

- a. 唔知个底□[tiaŋ<sup>55-212</sup>]掠丛树拗断去。(不知道是谁把这棵树折断了。)
- b. 冻到我个面做白去。(冻得我的脸都白了。)

汕头闽方言(中山大学硕士生汤畅惠告):

- a. 唔知个底依佢只丛树拗断去。(不知道是谁把这棵树折断了。)
- b. 伊疼到含目汁拢流出来去。(他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海口闽方言(中山大学博士生沈冰惠告):

- a. 无知是底依拗许丛树断去了。(不知道是谁把这棵树折断了。)
- b. 痛遭我目汁拢流出来去。(疼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对比可发现,廉江粤方言及潮州、汕头、海口等地的闽方言中,句末助词“去”也存在与广西粤方言相似的用法,而它们与当代壮语都没有直接的接触关系。此外,晋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及江西瑞金的客家话中也普遍存在“去”充当事态助词的用法。例如:

(78) 解州晋方言(史秀菊 2007):

- a. 村里正月唱戏去。(村里正月唱戏了。)
- b. 兀两天传鸡哩,你鸡死去吗?(前几天流传鸡瘟,你的鸡死了吗?)

萍乡赣方言(魏钢强 1998:176):

- a. 我走去,慢仔晏嘎咧。(我要走了,等会太晚了。)
- b. 反走,慢仔落雨去。(快走,等会下雨了。)

汨罗湘方言(陈山青 2012):

- a. 尔就齐是讲倚去。(你就这样讲下去。)

b. 尔还不来? 饭吃完去。(你还不来? 饭快吃完了。)

瑞金客家话(刘泽民 2003):

a. 渠快死去, 你快点去救!(他快死了, 你快去救他!)

b. 今朝星期五去。(今天星期五了。)

不光现代汉语方言中存在大量“去”作事态助词的用法, 近代汉语同样存在“去”的事态助词用法。例如:

(79) a. 莫怪杏园憔悴去, 满城多少插花人。(《全唐诗》, 转引自曹广顺 2014:132)

b. 师曰:“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也。”(《祖堂集》, 同上:133)

c. 如此用功, 他日自然简易去。(《朱子语类》, 同上:138)

d. 似这般的, 若不严切整治呵, 惯了去也。(《元典章》, 同上:142)

e. 你两个也是从小在我手里答应一场, 我今死去, 也顾不得你每了。(《金瓶梅词话》, 同上:143)

根据曹广顺(2014:143), 事态助词“去”表示“事态已经或将要发生变化”, 从唐代就开始出现, 晚唐、五代一直到宋都广泛使用, 元以后逐渐消亡。李明(2004)、梁银峰(2007)也曾对汉语史上事态助词“去”的形成及发展做了详细的分析。可见, 汉语史上曾广泛使用句末助词“去”,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结合其他地区汉语方言及汉语史的情况, 可以作进一步思考: 讨论广西区域语言句末“去”义语素多功能性的来源, 既要看到接触的作用, 也不能轻易忽视汉语方言自身的发展。正是接触与创新两者的相互作用, 强化了这一区域内共同的语法特征。

#### 四 结 语

本文关注贵港客家话“去”的多功能性, 对其句末助词的用法进行测试式描写, 并探讨该用法的区别与联系。根据句末助词“去”的不同句法表现形式, 结合其语义功能, 将其细分为: 表“去除义实现”的事态助词、表“反预期”的事态助词、表“加强消极语气”的语气助词。同时, 联系当地粤方言、壮语, 归纳出贵港客家话、粤方言及壮语“去”义语素的7种功能, 构拟了贵港客家话“去”的语法化路径, 即: 趋向动词>动相补语>去<sub>1</sub>>去<sub>2</sub>>去<sub>3</sub>。

本文还联系廉江、潮州、汕头、海口等地汉语方言句末助词及汉语史上事态助词“去”的情况, 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 方言语法比较、接触及演变的研究, 要建立在对话法事实进行充分描写的基础之上, 有必要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开展测试式描写; 适当联系汉语史和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事实, 有助于正确理解接触和自我创新的关系。第二, 对话法事实的准确把握, 有利于避开“歧义陷阱”, 构拟出语义相近、结构吻合的语法化途径。

#### 参考文献

- [1] 曹广顺. 2014. 《近代汉语助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 陈垂民. 1993. 《闽南话的“去”字句》, 《暨南学报》第3期.
- [3] 陈山青. 2012. 《湖南汨罗方言的将实现体助词“去”》, 《中国语文》第2期.
- [4] 陈泽平. 1992. 《试论完成貌助词“去”》, 《中国语文》第2期.
- [5] 郭必之. 2014. 《南宁地区“去”义语素的语法化与接触引发的“复制”》, 《语言暨语言学》第5期.

- [6] 李明. 2004.《趋向动词“来/去”的用法及其语法化》,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9辑)第291-3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7] 梁银峰. 2007.《汉语事态助词“去”的形成过程》,载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第259-32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8] 林华勇、郭必之. 2010.《廉江粤语“来/去”的语法化与功能趋近现象》,《中国语文》第6期.
- [9] 林亦、覃凤余. 2008.《广西南宁白话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0] 刘泽民. 2003.《瑞金方言的助词“去”、“却”和“来”》,《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
- [11] 马庆株. 1997.《“V来/去”与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语文研究》第3期.
- [12] 欧阳觉亚. 1995.《两广粤方言与壮语的种种关系》,《民族语文》第6期.
- [13] 史秀菊. 2007.《晋南解州片方言表趋向和事态意义的“去”》,《语文研究》第3期.
- [14] 覃东生. 2012.《对广西三个区域性语法现象的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5] 覃东生、覃凤余. 2015.《广西汉语“去”和壮语方言pai<sup>1</sup>的两种特殊用法——区域语言学视角下的考察》,《民族语文》第2期.
- [16] 韦庆稳、覃国生. 1980.《壮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7] 魏钢强. 1998.《萍乡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18] 吴福祥. 2004.《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19] 谢建猷. 1994.《壮语陆西话和汉语平话、白话若干相似现象》,《民族语文》第5期.
- [20]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等. 1999.《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21] 赵元任. 1979.《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Qu* 去 in the Guigang Hakka Dialect: Functions and Language Contact**

**LIN Huayong and LIU Ling**

**[Abstract]** The morpheme *qu* 去 in the Guigang Hakka dialect of Guangxi is multifunctional. In addition to being a directional verb ('to go'),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phase complement or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SFP). Its SFP function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subfunction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diagnostic description of the multifunctions of *qu*, and on that basis,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of its SFP subfunctions.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qu* as an SFP in the Guigang Hakka dialect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induced by regional language contact in Guangxi, but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 itself cannot be completely ruled out as a factor uninvolved.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are factors from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but are not necessarily mutually exclusive.

**[Keywords]** *qu* 去 multifunctionality diagnostic description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 510275 广州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文责编 吴雅萍】